

新式標點

王陽明全集

中華圖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二月

新式  
標點  
王陽明全集

精裝六冊定價四元  
五元六角

不  
許  
複  
製  
版  
權  
所  
有

標點者 華

潛

發行者

中華圖書館

印刷者

中華圖書館印刷所

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五弄十六號  
中華圖書館發行所  
電話中央二四五九號

分售處

各省大書局

#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

附錄一

年譜

先生諱守仁，字伯安，姓王氏。其先出晉先祿大夫覽之裔，本瑯琊人。至曾孫右將軍義之，徙居山陰。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，自達溪徙餘姚。今遂爲餘姚人。壽五世孫綱，善鑑人，有文武才。

國初，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，擢廣東參議，死苗難。子彥達綴革裹尸歸，是爲先生五世祖。御史郭純上其事於

朝，廟祀增城。彥達號祕湖漁隱，生高祖諱與準，精禮易，嘗著易微數千言。永樂間

朝廷舉遺逸，不起。號遁石翁。曾祖諱世傑，人呼爲槐里子，以明經貢太學，卒。祖諱天敘，號竹軒，魏嘗齋瀚嘗立傳，敘其環堵蕭然，雅歌豪吟，胸次灑落，方之陶靖節、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、江湖雜稿行於世。封翰林院脩撰。——自槐里子以下，兩世皆贈嘉議大夫，禮部右侍郎，追贈新建伯。——父諱華，字聽輝，別號實菴，晚稱海日翁，嘗讀書龍泉山中，又稱爲龍山公。成化辛丑

壬辰及第第一人，仕至南京吏部尙書，進封新建伯。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，又然

先世故居，復自姚徙越城之先相坊居之。先生嘗築室陽明洞，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。

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，先生生。

是爲九月三十日。太夫人鄭娠十四月，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，送兒授岑，岑驚寤，已聞啼聲。祖竹軒公異之，卽以雲名。鄉人傳其夢，指所生樓曰「瑞雲樓」。

十有二年丙申，先生五歲。

先生五歲不言。一日與羣兒嬉，有神僧過之，曰：「好箇孩兒，可惜道破。」竹軒公悟，更今名，卽能言。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，訝問之，曰：「聞祖讀時已默記矣。」十有七年辛丑，先生十歲，皆在越。

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。

十有八年壬寅，先生十一歲，寓京師。

龍山公迎養竹軒翁，因攜先生如京師。先生年纔十一，翁過金山寺，與客酒酣，撥賦詩未成。先生從傍賦曰：「金山一點大如拳，打破維揚水底天。醉倚妙高臺上月，玉簫吹徹洞龍眠。」客大驚異，復命賦蔽月山房詩。先生隨應曰：「山近月遠

覺月小，便道此山大於月。若人有眼大如天，還兒山小月更闊。明年就塾師，先生豪邁不羈，龍山公常懷憂，惟竹軒公知之。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，遇一相士，異之曰：「吾爲爾相，後須憶吾言。」鬚拂領，其時入聖境，鬚至上丹臺，其時結聖胎，鬚至下丹田，其時聖果圓。先生感其言，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。嘗問塾師曰：「何爲第一等事？」塾師曰：「惟讀書登第耳。」先生疑曰：「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，或讀書學聖賢耳。」龍山公聞之笑曰：「汝欲做聖賢耶！」

二十年甲辰，先生十三歲，寓京師。

母太夫人鄭氏卒。

居喪哭泣甚哀。

二十有二年丙午，先生十五歲，寓京師。

先生出遊居庸三關，卽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詢諸夷種落，悉聞備禦策，逐胡兒騎射，胡人不敢犯。經月始返。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，賦詩曰：「卷甲歸來馬伏波，早年兵法鬢毛皤。雲埋銅柱雷轟折，六字題文尙不磨。」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，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，屢欲爲書獻於朝。龍山公斥之爲狂，乃止。

孝宗弘治元年戊申，先生十七歲，在越。

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。

外舅諸公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參議，先生就官署委禽。合卺之日，偶閒行人鐵柱宮，通道士趺坐一榻，卽而叩之，因聞養生之說，遂相與對坐忘歸。諸公還人追之，次早始還。○官署中蓄紙數篋，先生日取學書，比歸，數篋皆空。書法大進。先生嘗示學者曰：「吾始學書，對模古帖，止得字形。後舉筆不輕落紙，凝思靜慮，擬形於心，久之始通其法。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：『吾作字甚敬，非是要字好，只此是學。』既非要字好，又何學也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，此心精明，字好亦在其中矣。」後與學者論格物，多舉此爲證。

二年己酉，先生十八歲，寓江西。

十二月，夫人諸氏歸餘姚。

是年先生始慕聖學。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，謁婁一齋諒，語宋儒格物之學，謂聖人必可學而至，遂深契之。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，命從弟冕、階、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。先生日則隨衆課業，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，多至夜分。四子見其文字日進，嘗愧不及；後知之曰：「彼已游心舉業外矣，吾何及也！」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，一日悔之，遂端坐省言。四子未信。先生正色曰：「吾昔放逸，今知過。」

矣。」自後四子亦漸斂容。

五年壬子，先生二十一歲，在越。

舉浙江鄉試。

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緣，東西立，自言曰：「三人好作事。」忽不見。已而先生與孫忠烈、燧、胡尚書、世甯同舉。其後震濂之變，胡發其奸，孫死其難，先生平之，咸以爲奇驗。○是年爲宋儒格物之學，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，徧求考亭遺書讀之。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，一草一木，皆涵至理，官署中多竹，卽取竹格之，沈思其理不得，遂遇疾。先生自委聖賢有分，乃隨世就辭章之學。明年春，會試下第，縉紳知者咸來慰諭。宰相李西涯戲曰：「汝今歲不第，來科必爲狀元。」試作來科狀元賦。先生懸筆立就。諸老驚曰：「天才！天才！」退有忌者曰：「此子取上第，目中無我輩矣。」及丙辰會試，果爲忌者所抑。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，先生慰之曰：「世以不得第爲恥，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。」識者服之。歸餘姚，結詩社龍泉山寺。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，與先生登龍山對弈聯詩，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。乃謝曰：「老夫當退數舍。」

十年丁巳，先生二十六歲，寓京師。

是年先生學兵法。當時邊報甚急，朝廷推舉將才，莫不遑遽。先生念武舉之設，僅得騎射搏擊之士，而不可以收韜略統馭之才，於是留情武事，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；每遇賓宴，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。

十一年戊午，先生二十七歲，寓京師。

是年先生談養生。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，求師友于天下，又不數遇，心持惶惑。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，有曰：「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，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。」乃悔前日探討雖博，而未嘗循序以致精，宜無所得；又循其序，思得漸漬洽浹，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。沈鬱既久，舊疾復作，益委聖賢有分。偶聞道士談養生，遂有遺世入山之意。

十有二年己未，先生二十八歲，在京師。

舉進士出身。

是年春會試，舉南宮第二人，賜二甲，進士出身第七人，觀政工部。

疏陳邊務。

先生未第時嘗夢威甯伯遺以弓劍，是秋，欽差督造威甯伯王越墳，馭役夫以什伍法，休食以時，暇卽驅演「八陣圖」事竣，威甯家以金帛謝，不受，乃出威甯。



所佩寶劍爲贈，適與夢符，遂受之。時有星變，朝廷下詔求言。及聞達虜猖獗，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，言極剴切。

十有三年庚申，先生二十九歲，在京師。

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。

十有四年辛酉，先生三十歲，在京師。

奉命審錄江北。

先生錄囚多所平反。事竣，遂遊九華，作遊九華賦，宿無相化城諸寺。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，待以客禮，請問。蔡曰：「尙未。」有頃，屏左右，引至後亭，再拜請問。蔡曰：「尙未。」問至再三，蔡曰：「汝後堂後亭禮雖隆，終不忘官相。」一笑而別。聞地藏洞有異人，坐臥松毛，不火食，歷崑崙險訪之。正熟睡，先生坐傍撫其足，有頃醒，驚曰：「路險何得至此！」因論最上乘曰：「周濂溪程明適是儒家兩箇好秀才。」後再至，其人已他移，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。

十有五年壬戌，先生三十一歲，在京師。

八月疏請告。

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。先是五月復命，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，學

古詩文。先生歎曰：「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！」遂告病歸越。築室陽明洞中，行導引術。久之，遂先知一日坐洞中，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，方出五雲門，先生卽命僕迎之，且歷語其來蹟。僕遇諸途，與語良合。衆驚異以爲得道。久之，悟曰：「此簸弄精神，非道也。」又屏去已而靜久，思離世遠去，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，因循未決。久之，又忽悟曰：「此念生於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斷滅種性矣。」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，復思用世。往來南屏虎跑諸刹，有禪僧坐關三年，不語不視，先生喝之曰：「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！終日眼睜睜看甚麼！」僧驚起，卽開視對語。先生問其家，對曰：「有母在。」曰：「起念否？」對曰：「不能不起。」先生卽指愛親本性，諭之。僧涕泣謝。明日問之，僧已去矣。

十有七年甲子，先生三十三歲，在京師。

秋主考山東鄉試。

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，試錄皆出先生手筆。其策問議國朝禮樂之制，老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；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，用人太急，求效太速，及分封清戎禦夷，息訟皆有成法。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。

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。

十有八年乙丑，先生三十四歲，在京師。

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，溺於詞章記誦，不復知有身心之學。先生首倡言之，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。聞者漸覺興起，有願執贇及門者。至是專志授徒講學。然師友之道久廢，咸目以爲立異好名，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爲翰林庶吉士，一見定交，共以倡明聖學爲事。

武宗正德元年丙寅，先生三十五歲，在京師。

二月上封事，下詔獄，謫龍場驛丞。

是時武宗初政，奄瑾竊柄，南京科道戴銑、薄彥徽等以諫忤旨，逮繫詔獄。先生首抗疏救之，其言「君仁臣直，銑等以言爲責，其言如善，自宜嘉納；如其未善，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。乃今赫然下令，遠事拘囚，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，非有意怒絕之也；下民無知，妄生疑懼，臣切惜之！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，陛下孰從而聞之？陛下聰明超絕，苟念及此，甯不寒心！伏願追收前旨，使銑等仍舊供職，擴大公無我之仁，明改過不吝之勇，聖德昭布，遠邇人民胥悅，豈不休哉！」疏入，亦下詔獄。已而廷杖四十，既絕復甦，尋謫貴州龍場驛丞。

二年丁卯，先生三十六歲，在越。

夏赴謫至錢塘。

先生至錢塘，瑾遣人隨偵。先生度不免，乃託言投江以脫之。因附商船遊舟山，偶遇颶風大作，一日夜至閩界，比登岸，奔山徑數十里，夜扣一寺求宿，僧故不納。趨野廟，倚香案臥，蓋虎穴也。夜半，虎遶廊大吼，不敢入。黎明，僧意必斃于虎，將收其囊，見先生方熟睡，呼始醒，驚曰：「公非常人也！不然，得無恙乎？」邀至寺。寺有異人，嘗識于鐵柱宮，約二十年相見海上，至是出詩有一二十年前曾見君，今來消息我先聞」之句。輿論出處，且將遠遁。其人曰：「汝有親在，萬一瑾怒逮爾父，誣以北走胡南走粵，何以應之？」因爲著得明夷，遂決策返。先生題詩壁間曰：「險夷原不滯胸中，何異浮雲過太空？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錫下天風。」因取閒道由武夷而歸。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，從鄱陽往省。十二月返錢塘，赴龍場驛。○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，雖隨地興起，未有出身承當，以聖學爲己任者。徐愛，先生妹婿也，因先生將赴龍場，納贄北面，奮然有志于學。愛與蔡宗兗、朱節同舉鄉貢，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。

三年戊辰，先生三十七歲，在貴陽。

春至龍場。

先生始悟格物致知。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，蛇虺魍魎，蠱毒瘴癘，與居夷人，歟舌難語，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，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。時瑾憾未已，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，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，乃爲石墀自誓曰：「吾惟俟命而已！」一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，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。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，又恐其懷抑鬱，則與歌詩，又不悅，復調越曲，雜以諛笑，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。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？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，不覺呼躍從者皆驚。始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。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，莫不脗合。因著五經說，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。以所居湫溼，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，何陋軒，君子亭，玩易窩以居之。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，諸夷不平，共毆辱之。守大怒，言諸當道。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，且諭以禍福。先生致書復之，守慚服。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，使人餽米肉，給使令，既又重以金帛鞍馬，俱辭不受。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，既置城已而中止，驛傳尙存。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，以問先生。先生遺書折其不可，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。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，先生復以書詆諷之。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，民賴以甯。

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。

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

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。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，問朱陸同異之辨。先生不讓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。書懷疑而去。明日復來，舉知行本體證之。五經諸子漸有省。往復數四，豁然大悟，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日。朱陸異同各有得失，無事辯詰，求之吾性本自明也。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，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。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，決於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試舉看。」愛曰：「如今人已知父當孝，兄當弟矣，迺不能孝弟，知與行分明是兩事。」先生曰：「此被私欲隔斷耳，非本體也。聖賢教人知行，正是要人復本體，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：『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。』夫見好好色，屬知；好好色屬行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，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，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。又如稱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，此便是知行之本體。」愛曰：「古人分知行爲二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此正失卻古人宗旨。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，行實知之功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實知之成，已可理會矣。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，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，是之爲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繆；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

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是之爲揣摩影響，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，若見得時，一言足矣。今人卻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，俟知得真時方去行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。某今說知行合一，使學者只求本體，庶無支離決裂之病。」

五年庚午，先生三十九歲，在吉。

### 陞廬陵縣知縣。

先生三月至廬陵。爲政不事威刑，惟以開導人心爲本。蒞任初，首詢里役，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。獄牒盈庭，不卽斷射。稽國初舊制，慎選里正三老，坐申明亭，使之委曲勸諭。民胥悔勝氣，鬻訟至有涕泣而歸者。由是囹圄日清。在縣七閱月，遺告示十有六，大抵諄諄慰父老，使教子弟，毋令蕩僻。城中失火，身禱返風，以血禳火，而火卽滅。因使城中關火巷，定水次兌運，絕鎮守橫征，杜神會之借辦，立保甲以弭盜。清驛遞以延賓旅——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。○語學者悟入之功。先是先生赴龍場時，隨地講授，及歸過常德辰州，見門人冀元亨、蔣信、劉觀時輩俱能卓立，喜曰：「謫居兩年，無可與語者，歸途乃幸得諸友！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，紛紛異同，罔知所入，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，使自悟性體，顧恍恍若有可卽者。」

既又途中寄書曰：「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，非欲坐禪入定也。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，未知爲己，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。」明道云：「纔學便須知有用，力處。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。」諸友宜於此處着力，方有進步。異時始有得力處也。」冬十有一月入觀。

先生入京，館於大興隆寺。時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，因儲柴墟讜請見。先生與之語，喜曰：「此學久絕，子何所聞？」對曰：「雖粗有志，實未用功。」先生曰：「人惟患無志，不患無功。」明日引見甘泉，訂與終日共學。○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。

十有二月，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。

論實踐之功。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明，學者欲爲聖人，必須廓清心體，使纖翳不留，眞性始見，方有操持涵養之地。應良疑其難。先生曰：「聖人之心如明鏡，纖翳自無所容，自不消磨刮。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，須痛刮磨一番，盡去駁蝕，然後纖塵卽見，纔拂便去，亦不消費力。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。若駁蝕未去，其閒固自有一點明處，塵埃之落，固亦見得，纔拂便去。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，終弗之能見也。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，幸勿以爲難而疑之也。凡人情好易而惡難，其閒亦



自有私意氣習纏蔽，在識破後，自然不見其難矣。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，亦見得耳。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，此功夫自無可講處。今已見此一層，卻恐好易惡難，便流入禪釋去也。」○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，故所言懇篤若此。自揭良知宗旨後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，認虛見爲真得，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。故吾黨領悟承速者，往往多無成，甚可憂也。

六年辛未，先生四十歲，在京師。

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。

論晦菴象山之學。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契，徐成之與辯不決。先生曰：「是朱非陸，天下論定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雖微成之之爭，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？」成之謂先生漫爲含糊兩解，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者。先生以書解之曰：「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，今觀象山文集所載，未嘗不教其徒讀書，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，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。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『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』，曰『克己復體』，曰『萬物皆備於我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』，曰『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』，曰『先立乎其大者，而小者不能奪』，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，烏在其爲空虛乎？獨其易簡覺悟之說，頗爲當時所疑。然易簡之說